云 朵

□吕达余

在阳台上看书,倦了。将头往藤椅上一仰,就看到了蓝天,蓝天上的云朵。真美呵,此时词汇是贫乏的,只能这样在内心感叹一下。

空间窄小些,一小块天地。与躺在大草原上看天空,不能比辽阔,也不能比诗意。

眼光越过窗户,望上去,天是深远的。多云的天气,云儿比较多,白云层层迭迭,天上缓缓飘动,缝隙间透出蔚蓝色。不仅是释放眼睛疲劳,心一下子“逸”起来,很是舒服,而且轻松。想起日本电影《追捕》里的一句台词:你会融化在蓝天里。是呵,心儿是可以融化在蓝天里的。

云朵飘逸,然而,我看不出奔马,看不出其它什么。一些风景区,爱以物赋形,说此石像什么,彼木像什么。我不听导游的。我以为山就是山,木就是木。就像现在,云朵就是云朵。好看,看久了,人仿佛要上升,要飘起来似的。

曾在飞机上看过云朵。不过与在地上看不同,是俯视的。如果白云密布,整个地看过去,是一片茫茫雪原。飞机不过是雪橇,缓慢移动在雪地上。那就不是深远了,是一望无际的辽阔:世界一片洁白,没有尘世的灰尘,十分静穆和安祥。而此时此刻,我们都像是天使,都是那么地安静。

我们坠身于尘世里,都在足下或眼前寻找。足底下是下视,低下头,直抵土地,直线距离1米多;眼前是平视,远一些,但建筑众多,还有山峦,阻碍了视线,借助高倍望远镜,也望不了多远。大地也是辽阔的,但是,我们的空间是小的。我们的精神世界,因而就拘束得很。就像现在一样的,我在几平米的阳台里。

人立于大地,都想着突破。要突破限制,是人的本能,从猿时代就有,不然,人类达不到今天。人类已经突破了很多,大自然也为之改观。但至今人类仍很焦灼,总觉得还很不够,恨不穷尽一切。沿一条直线愈深入下去,愈加剧其整体性的焦灼。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就像遥望而永不可及的地平线,就像无法盘算的无始无终的时间。生命是有限的,你将突往何处?人类也不无限。

人有跋涉,就有坎坷,就有颠簸,就有限制。因此之故,就有反限制,限制与反限制,是互为因果的。

云朵是无拘的。因为它空灵无物,因为它随风赋形,因为它有高度。云朵是水气之体,云朵是云朵,又不是云朵。一会儿在此,一会儿在彼;一会儿散了,一会又聚了。当它负载的水气过多,会化而为纷纷雨或雪;雨雪经过阳光的蒸腾,复浮而上升为云。

人能化身为云朵吗?

将视线从蓝天上收回,眼前一堵自家的墙壁。这是不得脱的困境,古今往来人,在此围城中,无一例外者。也许会有片刻的出逸,这片刻的精神的逸出,也是一种放松与轻盈。将目光从眼前与足下移开,向高远的蓝天仰望与移动,不时作一些空灵的飘流,像天上白白的云朵。那么,我们的目光再回到大地上,会不会就有了一种穿透的能力?

我们终究会随着空气上升,为一缕空虚无物的云朵。

要在内心少一些“天降大任”的期许,更不要有满足欲望的无穷贪婪。造物主赋于你的要求于你的,并不比其它任何一种生物更多。这一点生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很多的人是抵死也不肯认同的,人类因为自己远长于许多动物的生命长度,及对于自己高度智慧的自大自负,以及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而使自己背负了很沉重很远大的抱负。从悠远的宇宙发展史来看,这是人类自己主观上的一种虚妄,我想总是会有那么一天,会被造物主不可料的举动打破。

我再一次放眼长空,久久地,不想收回自己的目光。心,像蓝天上的一团云朵。

我与体操的不解之缘

□沈宏胜

前些日子,我曾经的队友在微信群里发了两张图片,起先,我并没有在意,以为传递什么信息,之后我打开了图文,才看清是铜陵市志,用图表格式介绍了铜陵体操、技巧获得的荣誉,这不由使我想起了曾经与体操结下的缘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已经读初中了。可能从小身体弱小,时常被感冒侵袭,体质比较弱。遇见原铜陵有色一冶老职工王兆春师傅,他会武术,并主动要求跟他学艺。几个月下来,劈叉会了,掌握了武术几个招式。一次,偶然的机会,看了一部记录电影片,展示我国体操运动员的竞技水平。看后我竟被深深地吸引了,男运动员跳马燕式水平跳和单杠大回环,至今仍记忆犹新。运动员之美,让我与我的同伴,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从原来的一冶光明新村徒步走到了市体操训练房,找到了教练许光盈,要求加入训练。老师看我们执意,就问我们会什么。我们说能劈叉。看见我们劈叉能成一字型说可以。

可能从未参加过强度体育训练,或者当时我们的年龄已经偏大,一天练下来,全身不能动弹。但初生牛犊不怕虎,再苦的训练也不怕,只要能做的动作都敢做。后来经过几次摔倒,胆子也小了。在单杠上学习一个动作时,可能用力不对,闪了一下,双手不能动,头也不能转,回到家用伤湿止痛膏贴上,父亲让我举双手伸直抓大门檐。可能是膏药的作用,几天之后,我又能参加训练了。未曾想,就是这个无知,当时未去医院诊治,直到现在,我的脊椎还是弯曲的,经常发生落枕的事。

1971年,铜陵市举行了体操比赛,我个人获得全能第二,并为第七中学获得了团体第四名做了点贡献。同年的8月份,我第一次与队友代表铜陵市参加了在蚌埠举行的全省青少年体操选拔赛。可能当时是选苗子进省队,不计成绩。年底冬天,教练安排了我冬训。等到1972的夏天我竟然不能参加比赛,说超龄了。

1973年,铜陵市第一次承办全省的青少年体操比赛。许老师把我从原七中转入三中上课,且是半天课。上午上课,下午到体操房帮助训练。当时,我是男子队没有教练,我就成了搬运工。运动员翻跟头,我要做保护。令我不能忘记的。由于我的“嫩头青”,队员参加双杠比赛,我竟然只顾左顾右盼,忘记给队员调整器械。结果队员做了几个动作,发现不对头,重新做。因超时被判零分。原本铜陵男队取得好成绩的,被我的“疏忽”弄没了。1972年,安徽成立技巧队之前,省技巧队教练王思敏同我谈过话,说等政审通过,我可以到合肥参加集训。结果我是“望洋兴叹”,父亲只是一名普通工人。一次吃饭时,酒后的父亲坦言,说对不住我。当年退伍如果不把档案给战友带走,那么我就有可能去合肥参加集训。

1974年,我有幸参加了安徽省第三届运动会与队友合力获得了男子团体第六名。1976年,我的老师让我担任铜陵队的技巧教练,在滁州比赛,铜陵队获得了男女混双个人第三名。

1979年,在省“四运会”,我和队友组成的男子四人组,比赛结束后,我们比淮南队仅少了零点三分,屈居第四名。

虽然,我在体操事业上没有造诣,用业内人士的话说,不是练体操的材料,但从事体操训练,让我能吃苦耐劳,懂得了人生只有坚持不懈努力,只有不言弃,才有获取更多的“果实”。成绩不是唯一,有了这个过程,才是精彩、美丽、丰富的。

铜官山 冬韵 心飞扬 摄

菊花诗三首

□吴 笛

菊花啊

亮了
一双寂寥灰暗的眼
焰火啊

活了
一首不忍瘁读的诗
金句啊

美了
一张憔悴沧桑的脸
笑靥啊

我可怜的江山
领悟了凄凉的只是一阵风
菊花啊

菊在细雨里一声声呼唤

菊在陶明的南山
最悠然

菊在黄巢的长安
最烈焰

菊在李清照的淡酒里
最凄婉

菊在老百姓的茶碗中
最明艳

中国 冬至
在江南这座小城
菊花超越了玫瑰
一家家 一队队
我们捧着 上山
仿佛朝圣
虔诚高高低低的墓门前
菊在细雨里一声声呼唤
隔世的亲人……

菊花黄

西风清扫了三遍枯萎
高于草高于羊高于人的树木
都一片接一片的萧瑟
世界差不多凉透了
可荒芜的大地上却露出了黄金
而且以花的样式
咯咯咯哈哈哈大笑的气氛
告慰成熟的秋
也启迪即将白色恐怖……茫茫的冬

薄 雪

□臧玉华

这场雪让我始料不及,好像没有一点铺垫,就直奔主题了。雪不大,却也是纷纷扬扬的,真正的冬天就这么被铺陈开来。

江南有雪,网上说的清清楚楚,按说我应该信一次的,可是还是没当回事,原因就是我及我们多次被所谓的预报“欺骗”过,不过这也不能怪谁,老天爷的事谁能搞得清?

冷,主要是冷在那一截小腿上,一天中我和好几个眼神不好、关心我冷暖的人耐心解释过,我穿的是肉色加绒打底裤,不是没穿打底裤,我特意强调了“加绒”两字,说着说着就感觉到冷,甚至能感受到风在小腿处盘旋,直至侵蚀骨头。我想,若是一条深色打底裤,视觉上会好些,如果穿的是一双深色鞋,可能也不至于那么突兀,偏偏是米白色。

下班时天已近墨,不想回家,一个人游荡在街上,混迹在黑暗中,缩着脖子,饿着肚子,其实也不知道想买什么,反正是季节发生重大变化时,就按捺不住,好像就有了购买理由似的。

在一家灯光璀璨、衣服招摇的店门口的第二层台阶上,我踏在一层薄雪上,自感情况不妙,两条腿陷于其中,呈内八字形,这是最不稳定的站姿,但又无力改变,危险几乎可以摸得着,我开始担心自己的一双腿,这是支撑一个家庭的腿,我每天靠它奔波来去,而最近又将担负重任。这时候我就后悔不该对正在给塑料模特换装的服装店产生好奇。

情急之中,我迅速作出决定,第一步去斜对面的店买鞋,再去鞋店隔壁买一条深色打底裤,极有可能,还会顺便看看衣服,不买看看也好。

只是眼下我该如何下台阶是个难题,一点点弯下腰,用手掌撑住地面,另一只手掌悬空像要抓着什么,摆出的造型只为身体平衡,折腾一会,总算离开薄雪覆盖的台阶。雪跟着预报说来就来了,所有的防护都还没开始,这该死的薄雪,这该死的轻飘飘的鞋底子,让我吃尽苦头。

我像个饥不择食的人,扑进一家鞋店,一圈扫过来,很快就有中意的,既防滑又保暖,和店家淡淡丢了一句:顺便帮我扔掉旧鞋。

穿了新鞋子整个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步履轻盈,心情飘逸,像彼时飞扬的小雪。这只是一双鞋,如果是一套新衣服,再大的雪都不觉得冷,再多的家务也不觉得累——千万别忽视美本身所具有的超强功能。

满街的诱惑,我无法抗拒,脚步一溜就进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店,其实目的也不明确。在一家饰品店里,我试戴几副耳钉,不买,又试了手套和围巾,还是不买。忽然明白了,我需要的其实是毛衣,虽然前不久才买一件,但缺的永远是最后一件。店主这样说的,冬天的外套能有多大变化?主要在内搭上,会搭的,就能搭出不寻常的你,况且去哪儿都是空调房,毛衣在冬天还是唱主角。一边是店主的轻言软语,一边是我远在异国的勤工俭学的孩子的脸庞,此时可能正冒着风雪,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将打包好的午餐递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手上,当然这是我的想象。购买欲强烈,永远没有满足感,我为此而感到羞愧,在买与不买中,常常是内心纠葛,思想碰撞。

所幸试了那么多也没有合我意的,最后一件阔版的雪花紫、烟管领的衣服让我动心,烟管领的命名好奇怪,其实也就是一般的高领,细节略有不同而已,至于雪花紫,那是我个人的叫法——在初雪之时遇见了紫。我为什么忽然喜欢紫色?在上街之前还没喜欢,有些事无法解释清楚,就像歌里唱的,就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喜欢的未必就一定能拥有,往往阴差阳错,比如这件雪花紫,难以释怀却又不属于我,价格不菲是个原因,其次老板娘在兜售时用的是我不喜欢的方式——我总算为了省银子找到一条合适的理由,理智这个词是我最近常常挂嘴边的,并以此自省。

可是,除了雪花紫,我的心再也装不下其他的了。

雪依旧下着,浅浅的紫,模糊不清的,我的情绪氤氲在这模糊不清里。

初冬时节走井边

□周宗雄

说实话,铜陵有色井边铜矿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是模糊的。

据史料记载,井边铜矿,位于枞阳县、庐江县和无为县交界的三公山脚下。1953年进行地质勘探,1958年建矿,1979年12月因资源枯竭闭坑,前后只有二十来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来铜陵工作不久,报纸、电台整天都在宣传井边铜矿。那时,铜陵有色树了三个典型,单位就是“小矿大打翻身仗,产量翻番又拐弯”的井边铜矿(井边铜矿设计年产铜500吨,而在1972年完成铜量1317吨);集体就是不畏艰苦、火海夺铜的铜官山铜矿松树一队;个人就是“开发矿业的硬骨头张维宽”,他也出自于井边铜矿。三个先进典型,井边铜矿就占了两个,可见井边铜矿在铜陵有色的历史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当时的铜陵特区党委号召广大职工向他们学习。报纸上、广播里,宣传高潮不断。因此,井边铜矿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

百闻不如一见,何日能到井边铜矿去看看呢?这个愿望一直在我的心田里生长着。

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无缘与井边铜矿邂逅。初冬时节,我和文史专家朱益华等结伴,前往井边铜矿遗存考察。

这天是个大晴天。虽说是冬季,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逃离了城市的喧嚣,汽车在乡村公路上穿行。原野上,庄稼已经归仓,大地泛白,显得空旷。在红艳艳的天空中,旭日像醉汉的面孔般涨得通红,在青山绿水间逡巡。

不一会,我们就来到了枞阳县钱铺镇鹿狮村桃元村民组,井边铜矿就坐落在那儿。

桃元村是个美丽的山村,“竹映三公,溪抱书院”是该村的真实写照。但见一脉细流,穿村而过,潺潺流水在阳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好像一条金色的项链,围绕在小村的脖颈。

1979年井边铜矿闭坑后,所有遗留物都移交给了当地政府。听说我们要来考察井边铜矿遗址,村民组长吴宏德早早地赶往村口迎接,热情地陪同我们考察。

在矿招待所遗存前,朱益华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指着一栋破旧的二层楼说:“这是矿招待所嘛。”我们感到很诧异,问道,你怎么知道这是招待所?益华先生说:“我在这里住过。喏,就是这个房间。”原来,四十五年前,朱益华因工作关系来过一次井边铜矿,就住在这座招待所里,这一次是他旧地重游。

朱益华来到自己曾经住过的房间,伫立良久,他环顾四周,神情凝重,仿佛在寻觅当年这里曾经的欢乐,寻觅那个扎着羊角小辫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招待所服务员,感觉那银铃般的笑声还在小屋里回旋。然而,如今已是物是人非,他静听着自己踩在楼板上的脚步声,是那样漫漶,又是那样清晰。

一切都远去了,益华先生不禁感慨万端:弹指一挥间,四十五载去矣。老啰,都老啰!益华先生嗫嗫喁喁,不知是感叹房子老了,还是感叹自己老了,抑或是兼而有之。是的,时光的雕刻刀已将当年一个充满朝气的毛头小伙,雕刻成年逾古稀的老人。

招待所规模不大,是依山坡而建的一幢两层小楼,木门木窗,经过半个多世纪风雨的剥蚀,大多已经腐朽,招待所里面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已经搬走,现在是铁将军把门;只有一户还在坚守。热情的女主人陪着我们跑进跑出,不厌其烦地解答着我们提出的问题。女主人感叹地说,这屋子嘛,还是要人住,我们不住在这儿,这屋子早就塌了。这话不假,屋要人撑。我们都相信这句话,并感谢她的坚守。

出了招待所,我们看见一座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建筑。吴宏德说,这是矿俱乐部。我们要求进去看看,吴宏德赶忙回家拿来钥匙。俱乐部的大门已经封死,我们只能从偏门进去。

俱乐部外围长满了杂草,荆棘丛生,行走十分艰难。吴宏德在前面拨开杂草和荆棘引路,我们在后面紧紧地跟上,费了好大的周折,我们来到了偏门旁。吴宏德掏出钥匙开了门,并嘱咐我们进入俱乐部后要小心,因屋顶已经坍塌,要注意安全,防止屋顶掉落杂物伤人。

我们一踏入俱乐部,顿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巨大的房梁串起钢筋水泥的骨架,木质的天花板已经腐朽垮落,屋顶上开了几处天窗,阳光从天窗漏下;屋顶的窟窿里,几只鸟雀窜上窜下,打破了这儿的寂静,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在抗议我们的到来,又仿佛在告诉我们什么。吴宏德告诫我们不要进入俱乐部的深部,我们只得沿着朽木来到了主席台上。主席台是由木板搭建的,木板大多已经朽去,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主席台面积很大,有三百多个座椅,开会时,就是主席台;演出时,拆去座椅就是舞台;主席台前方是乐池,是供乐队用的。站在主席台朝下望去,大厅内显得十分的空旷,一排一排的木质座椅依存,只是上面落满了灰尘。在俱乐部的后边的楼上,有电影机的放映孔,一个个放映孔,张着空洞的眼睛……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标准的矿山俱乐部,可供开会、可供娱乐。在五十年前的山沟里,竟然建立起这座宏伟的建筑,足以说明当时铜陵有色对井边铜矿这个边远矿山的重视。

吴宏德说,俱乐部有999个座椅,寓长久之意。我们咀嚼着,不得不佩服这个想法的精妙。然而,想法美好终究是想法而已,和现实毛关系也没有。1979年,井边铜矿闭坑后,俱乐部就移交给了当地乡政府。初始,乡政府每年的三干会就在俱乐部里召开。

我们在剥落的墙壁上,依稀看见枞阳县汤沟黄梅戏剧团、阜阳市霸王花剧团留下的墨迹,阜阳市霸王花剧团演出的具体日期是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说,二十多年前,这座俱乐部还使用过。后来,俱乐部的瓦顶出现问题,漏水导致木头腐烂,需要维修,可乡里哪拿得出来资金,只得任凭风雨剥蚀,最终关门大吉。

出了俱乐部,我们踏上了一条碎石小路,小路上落满了金黄色的银杏叶,煞是好看。路旁一簇一簇的铜草花,迎着凛冽的寒风绽放着,显示着生命坚强。小路的右边的一大块平地上,长满了高大的白杨树,虽然已是黄叶飘零,我们透过高大的枝干上,依稀看见它们夏日的葳蕤和繁茂。吴宏德说,这是尾矿库,现在种植的这些白杨树,是用来消除安全隐患的。要不是吴宏德的介绍,还真不知道我们面前的这片白杨林就是曾经危机四伏的尾矿库。

往左一拐,我们来到了矿部。矿部是由几栋一层楼的瓦房组成的四合院,简陋的不能再简陋了。当年,领导们就在这里决策、指挥着一座矿山的运转,硬是将一座设计年产500吨铜金属的矿山,大打翻身仗,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矿部里现在还住着几户人家,优哉游哉地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从矿部出来,我们来到了井口。吴宏德说,当年张维宽他们就在这个平硐里采矿、出矿。洞口现已被杂草掩埋,要不是吴宏德的指点,我们还真不知道这里就是井口。我伸头望去,巷道向前延伸着,没有尽头,里面黑咕隆咚的,一片静寂,只有井壁的水滴还在“啪嗒、啪嗒”地滴落着,像一个老人,在喋喋不休地叙述着遥远的故事。

站在井边铜矿遗址前,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昨日的喧闹和今日的冷清形成鲜明的对照,逝去的场景已不可复制,连同创造辉煌的张维宽他们,早已随历史的脚步远去。这片貌似寻常的土地上,曾经承载着多少矿工砣砣以求的梦想和追求,正是这些梦想和追求,延续华夏文明的火种才不至于黯然。

当我以后来者的身份涉足这座被遗弃的矿山,我觉得我的感官不够用,每一条小路,每一条巷道,每一座建筑,甚至脚下的每一块石子,每一片草叶,都带有神性的光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半个多世纪前开发矿业的先驱者展示的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在这里,我寻找到历史的源头,找回了已经丢失的曾经也是一名矿工的自己;使自己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洗礼和熏陶。我想,在今后人生的路上,我的脚步将会更加轻松、更加稳健。

一个上午的时光过去了,我们在这里流连,虽然浮光掠影,总有一种沉重感压得人气喘吁吁;虽然它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寻根之旅,却在我们的心头留下了昨天的脚印、无端的喟叹以及深深的思索。

井边铜矿是短命的。这座已经死去的矿山,已成为标本,静静地躺在青山绿水之间。不!她还活着,不仅仅活在我们的记忆里,她和我们血脉相通、血肉相连。她的开拓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更恒久,也更耐人寻味,永远挺立在天地间,令人仰慕,令人赞叹!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1226 编辑部:5860131(传真) 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13605629133(联系人:钱莉)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订价:全年价100.00元 印刷:铜陵日报印刷厂